

冬树

□李职贤

我喜欢欣赏冬天的树,它们是如此绰约多姿,足以令世间万物失色,哪怕再赏心悦目的雪,再慑人魂魄的霜,再美艳动人的迎春花,也只是陪衬。

看,无论大路边的桉树、梧桐树或柳树,还是高岗上的松树、杉树或槐树,虽然失却了盛夏时节的茏苁,然而傲骨铮铮,不媚不俗,不向霜雪低头,不向朔风折腰,兀自挺立着,不言不语,不亢不卑,深沉内敛,外表冷静,内心炽热,像传说中的谦谦君子,钢铁一般的枝干撑起执念如铁,冥冥中,等候着第一声春雷,第一场春雨。

冬树不像献媚于人前的寿命短暂的应节花卉,它们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,没有迎春花的俏娇艳丽,也没有菊花的馥郁芬芳,但它们代表恬静和朴素,寓意坚贞,象征顽强,它们立足现在,生命的汁液在体内奔腾不息,地表之下,发达的茎须从不曾停止生长,朝着防沙固土、繁衍后代的宏伟目标挺进,挺进。它们着眼未来,立志长成天地之间最大的盆景,到春天尽情吐露独树一帜的芳菲,到夏日盛情绽放满眼的绿色,到秋季为天下苍生献上一场璀璨夺目的金黄,然后到来年的冬天,站成内敛睿智的思考者。

冬天的树,如画家笔下的水墨丹青,有着别样的美,一枝一叶总关情,每棵树都自成一景。以擅画老树著称的吴冠中曾经这样礼赞冬树:“冬天的树,赤裸着身躯,更见体态魁梧或绰约多姿之美。”它们有的早已落光了叶子,光秃秃的枝桠,酷似一个个形态各异的英文字母,更多的,像一枝枝箭矢对准天空,粗壮的树干,好像巨人挥向天空的铁臂,整体像一个个千姿百态的用铁水浇铸的雕塑,给人一种阳刚之美。一些常绿乔木,依旧枝叶婆娑,然而叶片大多颜色偏黄,朔风吹过,一片片落叶如致敬严冬的奖章,四下里飞扬,在母树的茎部积聚了厚厚的一层,只待零落成泥,化作反哺母树的绝佳礼品。

一场严霜或大雪,给冬树披上锦衣玉袍,每一根枝条都仿佛用水晶做的,每一片树叶都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,整棵树粉装玉砌,吸引着天下苍生情不自禁的为它们行注目礼。即使在冬夜,冬树仍然魅力四射,有了如梦似幻的星光的辉映,岸列于路边或山间于冬树披着梦的轻纱,虬枝更显刚劲,残叶更显绰约。此刻,它们是天底下的巨人,人人须仰视才见。有月亮的夜晚,冬树更加美丽不可方物,全身上下透出说不出的韵味,莹白的月色,把它们妆扮成冷美人,令人孰视久之,恨不得化身为树,与之相依相伴……

冬日看树,可以看出别样人生,——掉光叶子的冬树,像耄耋之年的满腹经纶的智者,既有饱经沧桑之后的泰然和释然,又有洞明世事之余的豁达与乐观,繁叶犹在的冬树,像处于事业低谷的雄心勃勃的弄潮儿,既有坚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自信执着,又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。

冬日看树,解读树木有别于其他季节的内涵和壮美,岂非人生一大乐事?

残雪

□崔忠华

“燕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轳台。”一场大雪之后积雪盈尺,山川银装素裹。雪后初晴,旭日东升,云淡如纱,日光红艳。

体弱怕冷的我,一连几天没有迈出大门一步。今日天晴方好,我穿戴的严严实实,终于可以外出观一观景,欣赏高冷圣洁的深冬残雪。

我走出院落,太阳照射在屋顶的积雪上,阳光反射有些刺眼。或许是室内暖意融融,也可能是室外暖阳高照,高耸的屋顶温度升高,屋顶南坡的雪已经开始融化,残雪斑驳,露出红色屋瓦。残雪有的像条条白龙横卧,有的像座座群山连绵,有的像片片鱼鳞散落。红白相间,为银白色的童话世界增添了鲜艳色彩,屋顶的北坡由于没有阳光依旧白雪皑皑。

熔化的雪水不愿离开洁白,在屋檐下结成冰种翡翠般的冰凌,冰凌像是一条条倒挂的晶莹剔透的玲珑宝塔,每座“宝塔”将阳光这射成七彩霞光,冰凌通体异彩纷呈。冰凌又像一把把刺破寒冬的利剑,剑尖孕育着一滴滴温暖如春的水。冰凌又似天河里的出水芙蓉,娇翠欲滴。此时寒冷与温暖共存,激情与平静同在。

瑞雪丰年,乡村外的冬麦田依然被大雪覆盖。雪面上有梅花状的足迹,不知是野兔走过,还是白狐路过;还有娇小的竹叶般的痕迹,不知是麻雀觅食,还是翠鸟嬉戏。只有麦田边一个枯树木墩周围的积雪无多,可能是冬雪敬畏逝去的生命,悄然退去,慢慢融化。

经过一所学校,学校门前一棵高大的塔松,塔松的背面还有一些积雪,如同挂满礼物的圣诞树。几只灰喜鹊在塔松上叽叽喳喳地缠斗,翅膀舞动,白雪飞散,似雪花飞絮,如梨花醉露。教室中朗朗读书声与操场上孩童的操练之声相合,好一派生机勃勃的青春校园。

校园门口的积雪已被清扫,路边沾满尘土的积雪融化,雪面如犬齿交错,参差不齐。雪水化作涓涓细流,缓缓流淌。

小时候我曾经好奇:为什么白雪沾湿了尘土之后易融化?妈妈告诉我:“白雪有志,不愿与尘污相伴,既是变我也心甘情愿!”从此我喜欢上了残雪,佩服残雪的高洁。

“风吹芦苇鸣,残雪满桥板。”残雪是变化后的美丽,更是特立独行的圣洁……

踏着青春生命的律动,沿着中华龙的图腾,涉过滔滔黄河源头,遁掠西部朱褐色的褶皱悬梯,凝视西极九天苍浪的绝地,比五千年海浪还要高的天山,环抱着一望无垠的辽阔大漠。

古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屋脊之西,浩瀚的大漠弥漫沙浪,尘烟淹没山河湖川,遮盖日月星辰的辉煌。也许我们从书本里曾阅读过西域大漠,从电视里曾看到过突番大漠,也许你今生都无缘目睹过西风狂沙的漠地。

经无数岁月洗刷,揽九亢物换星移。八千里路云和月,呈尽眼前凛冽的苍凉,坦荡一望无垠的傲彻。

天坤怒吼,山险凛峻;腹地崔嵬,黄沙聚散,绿洲杳期,脚下的西部显得苍劲而凝重。大漠以冷严的姿态,窥视着你的到来。你无法涉过眼前这茫茫的大漠。

苍狼西部似乎是无情的。风啸不停,刚走过寸寸的脚印,回过头,身后便是一抹沙,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

矗在沙丘间,风于遥远处蹿起,逆旋而上,拔地直冲,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柱,

激颠狂高,随即天昏地暗,日光昏昏,仿若天蒙地撼。

寒风在怒吼着,沙漠在咆哮着,顷刻如海啸般卷起了万丈沙暴,直冲云霄。

大漠沙暴,在这严酷中如何前行。一堆堆流沙,如一座座山峦,蜿蜒层叠沙浪,跌跌宕宕,一直铺向远方。这哪里是西部的沙漠,分明是白垩纪陆地上大洋,伴着风的吼声,一鼓

西部大漠

□宋伯航

一息的心颤,令人感到悚叹。

弹落凡身的尘埃,炯光开始清晰。从内心深处的深吸里,感知天苍大漠的有情。

转始隙间,云涛翻卷,遮掩群山,灰黯低空,烟雨倾泼。大漠变幻莫测,让人琢磨不透,苍凉中透着生命的振颤,触动着灵魂的视角。

雨瀑是丝丝的咸,夹杂苦涩异味。天空激闪雷鸣,划破罡恢的穹庐,飘泼坚毅沙野。水淹过处,被琐砾吸允,不遗任何流痕。寻着浪涛涌泻,有大片胡杨在沙洲上婀娜舒展,润泽

着干枯的吴生。

盘根节错的枝杈,涅磐绝对的饕餮,孕育百年不死,千年不倒,万年不朽,一世铁骨铮铮的誓言。

感动万物的造化,祈祷磐世的恩泽。大漠尽头,熙博札枝,蔓延丛生,一览无余的新绿,蓬蓬勃勃的呈现在惊诧的苍襟中,西部啊!撼苍翠的大草原,绝妙伦美,青春荡漾。

阳光赤灼,彩练浩空;云朵游弋,翔翔鸟啼;天山挺拔,氤氲迷雾;香气徐徐,浸透沙砾;毡房点点,炊烟袅升;牧草葳蕤,茁壮诱人;羊群追逐,天马奔驰;定格成西部最为盎然的生机。

沙与草,山与水,风与雪,主导了西部桀骜不羁的诱惑。

早穿皮袄午穿纱,怀抱火炉吃西瓜,感动着大漠的良颀。

不到西部,不知道什么是无浩瀚大漠;不走大漠,不明白什么叫人生跋涉。

生命之力,永远都在丝路西部浩瀚的大漠上宣泄着,酣畅凛冽,旷世不息,期待着世人的勇敢探索。



事事如意

湖畔夕阳

铜官山

苗青摄

秋山可看胜读书

□沈成武

秋山可看,如读散文。初秋寒山苍翠,秋水潺潺,如周作人文笔,明净简练;仲秋丹桂红叶,秋山似燃,似林语堂风格,恣放恣;晚秋草木半凋,林壑静美,如张岱小品,清隽可人。我是极喜欢张岱的,去岳西看大别山,车上还读着《陶庵梦忆》。

至黄尾镇已近半午,薄雾未开,山气微寒,吐纳之间,如饮冰玉,肺腑俱澈,仅此一点,从霾入雾的近四小时车程,便觉不亏。入彩虹谷,闻水声轰天,溪转峰回,银珠瀑布赫然眼前,如倾银河。因无阳光折射,只见瀑布,不见彩虹。抵近瀑布,窥见瀑底巉岩嶙峋,人工痕迹宛然。追问导游,得知此瀑系六年前山洪爆发,冲毁水库夺坝而出,人工顺势而为之。因着人工两字,心里顿生出个柳敬亭来,其口角波俏,眼目流利,衣服恬静,直与秦淮名妓王月生活同其婉变的柳敬亭,闭目听其说书,万般享受,睁眼一看,这满面疤瘡的麻脸黑汉如何竟与“面色如建兰初开,楚楚文弱;纤趾一牙,如出水红菱”的王月生相婉变?转视瀑布,竟有了界破青山之感。

想来看山不可太细,细了,又恨水泥路面无苔无藓,落叶甚少,淡了些野趣,规整如城中绿道。不如漫看雾中秋山,虽仅见其脚,未能全瞻面目,亦似一页字迹虚漫的旧书,看看猜

猜,心有旁鹜,萧瑟之景亦不甚佳。

忽然口哨一声,如鹤唳空谷,自高空传下,抬眼见二百余米绝壁之上,依稀可辨栏杆一排,雾中人形,影影绰绰。想是早行者,已捷足先登。导游说上面是高空栈道,不在游程之内。痴痴地望了一会,便决计上去,一本好书在面前,岂有不读之理?身后也有痴似我者紧紧跟随。

落叶铺满砂岩凿出的石条,踩上去如踏碎玉,人语鸟声俱绝,没有规矩的树枝甚是调皮,一路搔头,一路抚着微微的喘息。好事者计着脚下的台阶,数尽了2770级,始临栈道,雾横山腹,似与人戏,“予至其前,则雾徙于后;予越其右,则雾出于左”。俯视山下,猴河断断续续,涸床如练,积水沉碧,房如芥,人似粒,大有《湖心亭看雪》之境:“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张岱莫非也是在高空看的湖心亭,不然何来如此大视野?地位决定视野,胸次自在其中矣。

下山如御风而行,偶一停顿,忽见两株映山红,洵烂于山道之左,来时不曾见得,倚石观之,坐而赏之,口中连呼奇哉怪哉。复环视四周,岩石嵒岬,暴山之肌理;枯桩森然,现树之骨骼,非草木摇落之际,难睹秋山纯粹性情。心中暗忖:看山又不可不细,一目十行,只见森

林不见树木,则如漏看的书页,何其缺憾。自然想到张岱记灵隐括名士漏仲容的一段话:“少年读书,如快刀切物,眼光逼注,皆在行墨空处,一过辄了。老年如以指头掐字,掐得一个,只是一个,掐得不着时,只是白地。”看山与读书一样,不可贪,亦不可急,既要探微发幽之心,又要能耐得住寂寞,至关节处,仍需字斟句酌,不然,只是白地。

张岱的文字极为传神,原以为其喜游历山水,又深谙园林布置之法,故其为文,如筑园造景,寥寥数笔,皆可点睛。此刻想想,张陶庵笔底之山,初看是山,再看非山,熟视之,又是山,正所谓大象无形。如此鬼神造化,非从浮华中来,又脱得干净,不能为之。张岱“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繁华,好精舍,好美婢,好婬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。”“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,避迹山居,所存者破床碎几,折鼎病琴,与残书数帙,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,常至断炊。”如此历练,如此遭遇,如此底蕴,设词造句自然是怀化天工,虽癖虫蛭,亦尽得深情真气。如我之仰慕者,常于书斋之中,吟哦激赏,心摹手追,毕竟是纸上得来,何止是画虎不成,简直是白地。山中一行,有此觉悟,胜读书数遍。

导游说,去上海看人头,到西安看坟头,在南京看石头,到了这里看山头。半为看无可看之寒山瘦水,半为一卷梦忆所钟,大而化之,忘老之将至;细审熟视,有一得之见,浮生半日,一忘一得,常景熟陶人眼,也怡然自得,快然自乐,超然自在。

昆明印象

□王征社

此丰富,现代物流功不可没。入住楼内的多是干货,最有名的当属云南产的菌类产品,这些菌类产品名字都怪怪的,如干巴菌、牛肝菌、青头菌、鸡油菌等,其中广受欢迎的是一个叫“鸡枞菌”的菌类产品,据介绍,该鸡枞菌,味似鸡,细嫩过之,入口无渣,甚滑,且有一股清香,可以说是“植物鸡”。

昆明的小吃颇有特色。今年两次到昆明,也算是领略过了昆明的小吃,其过桥米线天下闻名,不用我多说。我们还吃过一种叫“燎面”的面条,所谓燎面,意思是面条油多火辣,点火就着。云南物产丰饶,一年四季鲜花盛开,此地的鲜花饼名声在外;云南宣威的火腿非常有名,昆明人炒菜喜欢放一些火腿,甚至连点心里也放一些火腿,最著名的莫过于云腿小饼等。当代散文名家汪曾祺先生,世代书香,琴棋书画无不精通,被人称为文坛“最后一位士大夫”,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在西南联大读书4载,因为战乱,又在昆明

滞留了3年,在他的笔下,昆明的小吃多姿多彩,有声有色,汪老本人还是一位美食家,我大概总结了一下,汪老在他的散文里至少写过了昆明的过桥米线、凉米线、汽锅鸡、油淋鸡、雪花蛋、桂花蛋、白汤羊肉、锅贴鱼鱼、玉麦粑粑、洋芋粑粑、米线饵块、酥碱包子、火腿月饼等系列小吃。不知是汪老的文章提升了昆明小吃的美誉度,还是昆明的小吃成就了汪曾祺“美食家”的盛名。总之,是汪先生写活了昆明的小吃,写馋了人们的胃口。

也许是地处云贵高原,又是祖国面向越南、老挝、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桥头堡,昆明更适合作飞机航行。从市区坐地铁到机场,一路迤逦,来到长水国际机场,顿觉天高地阔,年吞吐旅客达4000万人次,是中国八大枢纽机场之一。

对于昆明而言,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。而昆明的绿色、美食、宜居、休闲等,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觉得: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,都是世间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探梅

□诸蕾芳

枝头的绿才露出星星点点尖细的小脑袋来,却已把春天的气氛点缀得恰到好处。空气中有冷香暗浮,是风姿绰约的梅姑在满心欢喜地张罗一春复一春的花之盛事,“却笑东风从此,便熏梅染柳,更没些闲”——我想,春天最轰动的花事一定非梅之莫属了。

看,轻盈似水、柔弱似烟的阳光仿似玫瑰色的纱巾披于梅姑的头上,轻的风是她的呼吸,颤的枝是她的脉动,更有那通身的暗香幽芳,撩拨得人神醉魂迷,心旌摇荡。

此刻的梅,恰似那新嫁的娇娘,半羞半怯,亦明亦媚,是嫁梅须嫁。是嫁与春光?抑或是那一脉春山?一波春水?还是孤山上那个痴痴守望了你已有千年的林处士?

人言花是待开未开好,梅恰烂漫天真最撩人。是以赏梅须醉,一如前去幽会一位绝妙的佳人,因此而心里面总是惴惴的,太早了,你看不到梅势若雪、满山盈谷的绚烂;太晚,恐又只剩那一地的落英徒生悲切;唯掌握得准时,才有幸一睹梅之浪拥雪堆的蔚然风姿。

似一个约定,我曾年复一年地去赶赴这场春之盛会。一路而往,耳畔琴音袅袅,“漫弹绿绮,引三弄,不觉魂飞”。《伯牙心法》云:“梅为花之最清,琴为声之最清,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,宜其有凌霜高韵也。”梅下弄琴,何等雅事,可惜,今人早已无此福祉,只有听听CD的份。

初春的雀鸟儿早早栖落在枝头轻唱欢歌笑语,又生怕一不小心惊吓了这位袅娜的娇娘,唱唱歇歇;花枝舒展的粉蝶,许是那梁祝缠绵的精魂,簇拥在新人的身畔,停停滞滞;绿柳舒展开僵了一冬的身段,请春风裁剪出一身妩媚的新装,翩然争当梅姑的伴娘;碧玉妆成的小草们也手挽着手儿为春之花事助兴……

“风荡梅花,舞玉翻银”,就在这粉蒸霞蔚的早春,梅香,暖风,把人一并儿熏了个微醉,“千般明艳成妙句,一缕暗香惹诗魂”,只是无尘的诗赞终不及不娶无子的林处士那一句千古绝唱来得精湛——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于是,更觉晴梅虽俏、雪梅虽妖,终不及月下之梅清幽。“横、斜、疏、瘦”,其实,梅姿早就决定了梅之韵,人笑痴情太痴狂,然早已有多少人人为你而痴狂?且不说和靖,且不说放翁。

当太阳带着一张微醉的大红脸悄然离席,喧哗了一天的花事盛典才渐落下炽烈的帷幕。月亮爬上天庭,似一面白玉妆镜,“占尽风情的你,在躬逢其盛之后,“月沉时”自又是“一股孤另”。吟一声“旧时月色,算几番照我,梅边吹笛”,顿觉有清音在心头荡漾,心弦颤栗,这份唯美,除了沉醉痴迷,还能怎样?

温酒

□董改正

水泊梁山的好汉们进入酒家的第一句话就是:小二,烫盏酒,切几斤熟牛肉。好像也不分季节,都这么烫。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,原来古人喝酒,不论寒暑,大多是要热着喝的。老绍兴人喝黄酒,即便是在盛夏,也要温来喝,说是可以解暑,这是习惯还是“道”?可以想见的是,冷酒入了肠胃,要以五脏六腑来暖它,必定是有妨害的。

这是“烫”,不是“煮”,是将盛酒的容器置入热水中,让水来烫热酒,这个过程是慢的、柔的,你可以想象温度一点一点地传入冷酒里,使它温暖起来。烫”字显得粗犷泼辣,且温度较高,甚至可以想象灶底的蓝色火焰,和盛酒器在沸水里载浮载沉。这个“烫”字,宜大碗喝酒的人使用,宜北地。而温婉的南国,则多用“温”。一个“温”字,道出了万种风情,闲适、情趣,嘴角淡淡的闲散的笑容。

现代热酒图简捷,多用煮酒法。将酒直接拿钢精锅或铝锅里,放到煤气灶或电磁炉上小火加热,不能说不好,味道和意趣终究是要差一点的。有人在黄酒加盐焐,意图添加情趣。当时苏孟德请刘玄德喝酒,盘置青梅,一樽煮酒”,是以青梅下酒,还是如我们今天吃火锅烫菜一样边喝边添入青梅来煮呢?不得而知。还有一种喝法:将黄酒烧到欲沸,冲入打散的鸡蛋,入红糖,或入桂圆、红枣之属,以为养生。好是好,只是酒倒是成了宾客了。

酒当然是主要的。李逵说嘴里淡出个鸟来,黄酒定然不妥,何况加青梅红枣这些劳什子,岂不成了温糖水?酒寮西风,大盘切肉,大碗酹酒,大声使唤小二,喝得湿了衣襟才好;若是能如云长一般,“酒且斟来,某去便来。”出帐提刀,飞身上马,旋即得功归来,其酒尚温”,举碗便饮,须发皆张,大丈夫当如是也。

温酒是慢的。屋外凛冽,几人坐定,点好菜,温着酒,说着话。哪里就只是为喝酒呢?等菜等酒的时间缝隙里,端酒敬酒的空时间里,都流淌着话呢。说着说着菜就齐了,酒就热了,话就活了。白酒要点肉,熟牛肉当然可以,羊肉火锅当然也可以。若是黄酒,佐以螃蟹很好,茴香豆也可以,花生米不可少——要洗净手拿手指沾着吃才好。温酒入胃,手不颤,舌头不大,话出来就是温热的。

温酒有好处,可也不能温太久,梁军钜说:凡煮酒之法,必用热水温之,贮酒以银瓶为上,瓷瓶次之,锡瓶为下。凡酒以初温为美,重温则味减。”酒不能温得过多,就像酒不能喝得太过,就像话不能说得太多一样。